

历代兵书总汇
(十六)

闫新
编著

目 录

《乾坤大略》	1
《兵经百言》	6
《司马法》	32
《言兵事书》	40
《三略》	52
《策林》	60
《几策》	69
《间书》	77
《曾胡治兵语录》	120

《乾坤大略》

卷一、 兵起先知所向（自序）

兵之未起，其说甚长，不必详也。已起矣，贵进取，贵疾速。进取则势张，疾速则机得，呼吸间耳，成败判焉！此不可不知所向也。而所向又以敌之强弱为准：敌弱，或可直冲其腹；敌强，断宜旁翦其支，此定理也。

翦其支者云何？曰：避实而击虚也，乘势而趋利也。避实击虚，则敌骇不及图，如自天而下。乘势趋利，则我义声先大振，而远近向风。不观唐太宗之趋咸阳乎？进乃胜矣。不观黥布之归长沙乎？退乃败矣。微乎！其不可以一瞬失也。

霸王大略，此其首矣！故不惜备录之。知其说者，夫固无余蕴焉耳。若夫一时之利钝，一事之坚瑕，又何足云！

卷二、 兵进必有奇道（自序）

兵只一道耶？曰：不然。所向既明，则正道在不必言矣。然不得奇道以佐之，则不能取胜。项羽战章邯于巨鹿，而后高祖得以乘虚入关；钟会持姜维于剑阁，而后邓艾得以逾险入蜀。故一阵有一阵之奇道，一国有一国之奇道，天下有天下之奇道。即有时正可为奇，奇亦可为正，而决然断之曰：必有。

夫兵进而不识奇道者，愚主也，黯将也，名之曰「弃师」。不观之苏氏挟门旁户逾垣之喻乎？其论甚精，无以易也。昔刘濬之攻大梁，田禄伯请以五万人别循江、淮，收淮南、长沙，以会武关；岑彭攻公孙述，自江州溯都

江破侯丹兵，径拔武阳，绕出延岑军后；曹操拒袁绍于官渡，移军欲向延津，而潜以轻兵袭白马，用此道也。

然则，用兵慎勿曰：吾兵可以一路直至，而无烦于旁趋曲径为也。是以人国侥幸也，戒之哉！

卷三、初起之兵遇敌以决战为上（自序）

兵之进也，固有所过城邑不及下者矣。必以战乎？曰：非我乐战也，不得已而与敌遇，非战无以却之。盖兵既深入，则敌必并力倾国以图蹂荡我，恐我声势之成；此而不猛战疾斗，一为所乘，鱼散鸟惊，无可救矣！诚能出其不意，一战以挫其锐，则敌众丧胆，我军气倍，志定威立，而后可攻取以图敌。古所谓一战而定天下，其在斯乎！汉光武之于昆阳，唐太宗之于霍邑，可以观也。昔沈田子以千余人遇姚泓数万之众于青泥，其言曰：「兵贵用奇，不必在众。今众寡不敌，势不两立，若彼围既固，则我无所逃，不如击之。」遂败泓兵。此深合机要，百虑不易之道也。

卷四、决战之道在于出奇设伏（自序）

战固无疑矣。然不得其道，祸更深于无战。古有百战之说，以吾言之，不啻百也。将从何处说起耶？吾言吾初起之战焉耳。以乌合之市人，当追风之铁骑，列阵广原，堂堂正正，而与之角，不俟智者而知其无幸矣。出奇设伏又何待再计焉。孙臆之破庞涓以怯卒，韩信之破陈余以市人，李密之破张须陁以群盗。用寡以覆众，因弱而为强。善战之术，固不止此；然当其事者，断断乎于此二者求之，则万举万当；不然者，必败。

卷五、乘胜略地莫过于招降（自序）

战失其道，未有不败者；战得其道，未有不胜者。胜则破竹之势成，迎刃之机顺矣。自此招揽豪杰，部署

长吏，抚辑人民，收按图籍，颁布教章。所谓略地也，顾其策何先？曰：是有机焉！蹈之而动耳，不烦兵也。

昔武信君下赵十余城，余皆城守，乃引兵击范阳，不能下。使非纳蒯彻之说，以侯印授范阳令，而使之朱轮华毂以驱驰燕赵郊，则三十余城乌能不战而服乎？善乎！李左车之对淮阴也，曰：「将军虏魏王、禽夏说，不终朝而破赵二十余万众，威震天下，此将军之所长也。然众劳卒疲，其实难用。今以罢弊之卒，屯之燕坚城之下，燕若不服，齐拒境以自强，此将军之所短也。为将军计，莫若按甲休兵，北首燕路，而遣辨士奉咫尺之书于燕，暴其所长，燕必不敢不听从。燕已从而东临齐，虽有智者，不知为齐计矣。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，此之谓也。」至今思之，虽孙、吴复生，何以易焉！而要非战胜之后，则断不及此。何也？胜则人慑吾威而庇吾势，利害迫于前而祸福怵其心，故说易行而从者顺。若在我无可恃之形，而徒以虚言鬻众，是犹梦者之堕井，无怪乎疾呼而人不闻也。此又不可不留意也。

卷六、攻取必于要害（自序）

《兵法》：「城有所不攻者。」当奉之以为主。至于要害之地，我不得此则进退不能如意，而形相制、势相禁，于是反旗鸣鼓以试吾锋，霍然如探喉骨而拔胸块也。昔高帝长驱入关，已行过宛西，张良云：「今不下宛而西进，前有强敌，宛乘其后。我腹背受敌，此危道也。」乃夜回兵围宛，克之，遂得前进无虑。

夫以深入重地之师，计必制敌之死命，而留中梗以贻后患，岂良图哉？古恒有军既全胜，而一城扼险，制吾首尾，几覆大业者，皆由于谋之不早也。狄青之取昆仑，神矣！不然，屈力殫货，钝兵挫锐之，岂不闻之？

吾知有不顾而疾趋焉耳，何必攻？

卷七、 据守必审形胜 （自序）

能取非难，取而能守之为难；汛守非难，守而能得其要之为难。昔项羽委敖仓而不守，弃关中而不居，而卒使汉资之以收天下，此最彰明较著者也。他如陈豨之不知据邯郸而阻漳水，董卓之不知依旧京而守洛阳，自古及今，坐此患者，不可胜数。而独南宋君臣守江失策，尤为可笑。试取当日诸巨公奏议观之，了然矣。

卷八、 立国在有规模 （自序）

隆中数语，野夫常谈。然亦曾有取其言细求之者乎？今其言曰：「荆州北据汉、沔，利尽南海，东连吴、会，西通巴、蜀，此用武之国。益州险塞，沃野千里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。若跨有荆、益，保其岩险，西和诸戎，南抚夷越，外结好孙权，内修政理；天下有事，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、洛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，出于泰川。」天下规模，孰大于是！所以，当时英雄，所见略同。周瑜既败曹瞞，因言于孙权曰：「今曹操既败，方忧在腹心，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。乞与奋威俱进，取蜀而并张鲁，因留奋威固守其所，与马超结援。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曹，北方可图也。」江南形胜可以进窥中原者，其论盖本诸此。

厥后，六朝胜败不常，力皆不副。至于南宋诸公，有其言而无其事，然而其言亦精且悉矣。其所云：立都建业，筑行宫于武昌及重镇襄阳，以系中原之望。又云：天下形势，居西北足以控制东南，居东南不足以控制西北等语，具关至极，圣人复起，无以易也。

若夫朝廷之上置中书以综机务，疆场之外建专阃以总征伐，经理度支，抚驭军民，适宽严之宜，得缓急之

序，崇大体，立宏纲，破因循之旧格，布简快之新条，使人人辑志，处处向向，斯立国之初政，又不可以一事不周者也。呜呼！盗贼之与帝王，无俟观其成败，其规模气象，盖已不同矣。

卷九、兵聚必资屯田（自序）

干戈屡兴，民不安业，郡县萧条，无鸡犬声。大兵一起，立见此景。语云：「师之所处，荆棘生焉。」信非虚也。如此，而拥大众以征伐，掠无可掠，何况转输乎？古所谓百万之众，无食不可一日支，正此时矣！李密以霸王之才，徒以用粟不节，卒致米尽人散之忧。昔汉之兴也，食敖仓之粟；唐之兴也，资黎阳之利。今天下俱匮，既无秦、隋之富以贻之，何所借以成汉、唐之大业乎？

屯田一着，所谓以人力而补天工也。其法不一，或兵屯，或民屯。大抵创业之屯与守成之屯不同。怀远图者，当于此处求之，无烦详载也。

卷十、克敌在勿欲速（自序）

君见搏虎者乎？平原广泽，不惮驰骛以逐之。至于虎负隅矣，则当设网罗，掘陷阱，围绕其出路，旁睨而伺之，久将自困。若奋不顾身，径进而与之斗，鲜不伤人矣！

吾之用兵，自初起以至于势成，敌境日蹙而力亦日专，此亦负隅之虎也。吾欲一举而毙之，岂可不厚为之防哉？

昔周世宗既平关南，宴诸将于行营，议取幽州。诸将曰：「陛下离京四十二日，兵不血刃，取燕南之地，此不世之功也。今虏骑皆聚幽州之北，未宜深入。」世宗卒还师。宋曹彬、潘美诸将北伐，陛辞，太宗谓曰：「潘美

但先趋云、朔，卿等以十万众，声言取幽州，且持重缓行，不得贪利。」及曹彬等乘胜而前，所至克捷，每捷奏至，帝讶其进军之速。后果以诸将贪利轻进，至涿，竟为耶律休哥所败。非明鉴耶！

故欲克敌者，强其势，厚其力，谨其制，利其器，然后堂堂阵、正正旗，声罪致讨而施戎索，乃全胜之术也。不然，吾宁蓄全力以俟之。经纶庶政，振举远猷，大势既定，彼将焉往哉？

补遗（自序）

十卷中，至矣，尽矣。尚须补也与哉？曰：为「十胜」而设也。江南脆弱，谁不闻之。然迹其所以胜，不在强弱也，顾人之运用何如耳！遂并其佐胜之着、编中未录者，偶记于此。此外，仍有王文成公破宸濠始末，兵略最精，不可不一览。

跋

此非谈兵也，谈略也。兵则千百端而不尽，略则三数端而已明矣。十卷挨次而进，各有深意，不可以一丝乱。……至于选将、练兵、安营、布阵、器械、旗鼓、间谍、乡导、地利、赏罚、号令种种诸法，如人之耳目口体，一物不可少者，则各有专书，不在此例矣。

《兵经百言》

〔智部〕

据兵之先，唯机与势。能识测而后争乃善。可不精读兵言以造于巧乎？至于立谋设计，则始而生，继而变，再而累，自是为转为活，为疑为误，无非克敌之法，不

得以，乃用拙。总之，预布迭筹，以底乎周谨，而运知行间，乃能合之以秘也。

先

兵有先天，有先机，有先手，有先声。师之所动而使敌谋阻抑，能先声也；居人己之所并争，而每早占一筹，能先手也？不倚薄击决利，而预布其胜谋，能先机也；以无争止争，以不战弭战，当未然而浸消之，是云先天。先为最，先天之用尤为最，能用先者，能运全经矣。

机

势之维系处为机，事之转变处为机，物之紧切处为机，时之凑合处为机。有目前即是机，转瞬处即非机者；有乘之即为机，失之即无机者。谋之宜深，藏之宜密。定于识，利于决。

势

猛虎不据卑址，就鹰岂立柔枝？故用兵者务度势。处乎一隅，而天下摇摇莫有定居者，制其上也。以少邀众，而坚锐阻避莫敢与争者，扼其重也。破一营而众营皆解，克一处而诸处悉靡者，撤其恃也。阵不俟交合，马不及鞭弭，望旌旗而踉跄奔北者，摧其气也。能相地势，能立军势，善之以技，战无不利。

识

听金鼓，观行列，而识才；以北诱，以利饵，而识情；撼而惊之，扰而拂之，而识度，察于事也。念之所起，我悉觉之；计之所给，我悉洞之；智而能掩，巧而能伏，我悉烛之，灼于意也。若夫意所未起而预拟尽变，先心敌心以知敌，敌后我意而意我，则谋而心投。一世之智，昭察无遗，后代之能逆观于前。识至此，綦渺矣。

测

两将初遇，必有所试；两将相持，必有所测。测于敌者，避实而击疏；测于敌之测我者，现短以致长。测蹈于虚，反为敌诡。必一测而两备之，虞乎不虞，全术也，胜道也。

争

战者争事也，兵争交，将争谋，将将争机。夫人而知之，不争力而争心，不争人而争己。夫人而知之，不争事而争道，不争功而争无功。无功之功，乃为至功；不争之争，乃为善争。

读

论事，古不如今，事多则法数，过迂则理迂。故读千古兵言，有不宜知拘，妄言知谬，未备识缺，肤理须深，查幻索实，浮张心斥，成套务脱。忌而或行，诚而或出，审疏致密，由偏达全，反出见奇，化执为活，人泥法而我铸法，人法法而我着法。善用兵者，神明其法。

言

言为剑上事，所用之法多离奇：或虚扬以济谋，或权托以备变，或诬构以疏敌，或谦逊以缓敌，至预发摘奸。诡譎造惑，故泄取信，反说餽意，款剧导情，壮烈激众，怵痛感军，高危悚听，震厉破胆。假痴，伪认，佯怒，诈喜，逆排，顺导。飞、流、给、狂、呿、谗、附、瞪、形、指、蹶、嘿，皆言也，皆运言而制机宜者也。故善言者，胜驱精骑。

造

勘性命以通兵玄，探古史以核兵迹，穷象数以彻兵征，涉时务以达兵政，考器物以测兵物。静则设无刑事而作谋，出则探素所怀而经天下。

巧

事不可以径者必以巧，况行师乎！善破敌之所长，使敌攻守失恃，逃散不能，是谓困制之巧；示弱使忽，交纳使慢，习处使安，屡常使玩，时现使耗，虚惊使防，挑骂使怒，是谓愚侮之巧；所疫法，非古有法，可一不可再，独造而独智，是谓臆空之巧；一径一折，忽深忽浅，使敌迷而受制，是谓曲入之巧；以活行危而不危，翻安为危而复安，舍生趋死，向死得生以成事，是谓反出之巧。

谋

兵无谋不战，谋当底于善。事各具一善机，时各载一善局。随事因时，谋及其善而止。古画三策，上为善。有用其中而善者，有用其下而善者，有两从之而善者，并有处败而得善者。智不备于一人，谋必参诸群士。善为事极，谋附于善为谋极。深事深谋，无难而易；浅事浅谋，无过而失也。

计

计有可制愚不可制智，有可制智不可制愚。一以计为计，一以不计为计也。惟计之周，智愚并制。假智者而愚，即以愚施；愚者而智，即以智投；每遇乎敌所见，反乎敌所疑，则计蔑不成矣！故计必因人而设。

生

生者华菱也，玄蒂也。故善计者因敌而生，因己而生，因古而生，因书而生，因天时、地利、事物而生，对法而生，反勘而生。陡设者无也，象情者有也，皆生也。

变

事幻于不定，亦幻于有定。以常行者而变之，复以

常变者而变之，变乃无穷。可行则再，再即穷，以其拟变而不变也。不可行则变，变即再，以其识变而复变也。如万云一气，千波一浪，是此也，非此也。

累

我可以此制人，即思人亦可以此制我，而设一防；我可以此防人之制，人即可以此防我之制，而增设一破人之防；我破彼防，彼破我防，又应增设一破彼之破；彼既能破，复设一破乎其所破之破，所破之破既破，而又能固我所破，以塞彼破，而申我破，究不为其所破。递法以生，踵事而进，深乎深乎！

转

守者一，足敌攻之十，此恒论也。能行转法，则其势倍反。如我以十攻一，苟能转之，则彼仍其一，而我十其十，是以百而击一。我以十攻十，苟能转之，则我仍其十，而彼缩其九，是以十而击一。我以一攻十，苟能转之，则敌止当一，而我可敌十，是以一而击一。

故善用兵者，能变主客之形，移多寡之数，翻劳逸之机，迁利害之势，挽顺逆之状，反骄厉之情。转乎形并转乎心，以艰者危者予乎人，易者善者归乎己，转之至者也！

活

活有数端：可以久、可以暂者，活于时也；可以进、可以退者，活于地也；可以来、可以往，则活于路；可以礲、可以转，则活于机。兵必活而后动，计必活而后行。第活中务紧，紧处寻活。无留接是为孤军，无救着是云穷策。

疑 兵诡必疑，虚疑必败。

误

克敌之要，非徒以力制，乃以术误之也。或用我误法以误之，或因其自误而误之。误其恃，误其利，误其拙，误其智，亦误其变。虚挑实取，彼悟而我使误，彼误而我能悟。故善用兵者，误人而不为人误。

左

兵之变者无如左。左者以逆为顺，以害为利；反行所谋左其事，以己资人左其形，越取迂远左其径。易而不攻，得而不守，利而不进，假而不遏，纵而不留，难有所先，险有所蹈，死有所趋，患有不恤，兵众不用，敌益而喜，皆左也。适可而左，则适左而得，若左其所左则失矣。

拙

遇强敌而坚壁，或退守时宜拙也。敌有胜名，于我无损，则侮言可纳，兵加可避，计来可受，凡此皆可拙而拙也。甚至敌无奇谋，我有外虑；敌本雌伏，我以劲待，凡此皆不必拙而拙，无失也。宁使我有虚防，无使彼得实着。历观古事。竟有以一拙败名将而成全功者。故曰：力将当有怯时。

预

凡事以未意而及者，则心必骇，心骇则仓猝不能谋，败征也。兵法千门，处伤万数，必敌袭如何应，敌冲如何挡，两截何以分，四来何以战！凡属艰险危难之事，必预筹而分布之，务有一定之法，并计不定之法，而后心安气定，适值不惊，累卵无危。古人行师，经险出难，安行无患，非必有奇异之智，预而已。

迭

大凡用计者，非一计之可孤行，必有数计以勦之也。以数计勦一计，由千百计炼数计，数计熟则法法生。若

间中者偶也，适胜者遇也。故善用兵者，行计务实施，运巧必防损，立谋虑中变，命将杜违制。此策阻而彼策生，一端致而数端起，前未行而后复具，百计迭出，算无遗策，虽智将强敌，可立制也。

周

处军之事烦多，为法亦琐。大而营伍行阵，小而衣食寝居，总不可开隙趋危。故摠思于虑，作法于无防，敌大勿畏，敌小勿欺，计周靡恃，为周之至。

谨

用兵如行螭宫蛟窟，有风波之险。螭宫蛟窟，渡则安也。若大将则无时非危，当无时不谨。入军如有侦，出境俨临交，获取验无害，遇山林险阻必索奸，敌来虑有谋，我出必裕计。慎以行师，至道也。

知

微乎微乎！惟兵之知。以意测，以识语，不如四知之廉得其实也。一曰通，二曰谍，三曰侦，四曰乡。通，知敌之计谋；谍，知敌之虚实；侦，知敌之动静出没；乡，知山川蓊翳，里道迂回、地势险易。知计谋则知所破，知虚实则知所击，知动静出没则知所乘，知山川里道形势则知所行。

间

间者，祛敌心腹、杀敌爱将，而乱敌计谋者也。其法则有生、有死、有书、有文、有言、有谣、用歌、用赂、用物、用爵、用敌、用乡、用友、用女、用恩、用威。

秘

谋成于密，败于泄。三军之事，莫重于秘。一人之事，不泄于二人；明日所行，不泄于今日。细而推之，

慎不间发。秘于事会，恐泄于语言；秘于语言，恐泄于容貌；秘于容貌，恐泄于神情；秘于神情，恐泄于梦寐。有行而隐其端，有用而绝其口。然可言者，亦不妨先露以示信，推诚有素，不秘所以为秘地也。

〔法部〕

军之兴也，唯上善任，唯将辑兵。于材能锋颖之士，结而驭之，练而励之，勒而恤之。较阅能否，兵锐粮足，而后可以启行。迨相移住，必得所趋，稔于地利而后可以立阵；能肃、能野、能张、能敛、能顺而发、拒而撼，而后可以逆战。及博则必善于分，更，明于延；速，运乎牵；勾，以迨委；镇，而后可以制胜。然必深图一全人隐己之术也。

兴

凡兴师必分大势之先后缓急以定事，酌彼己之情形利害以施法，总期于守己而制人。或严外以卫内，或固本以扩基，或剪羽以孤势，或擒首以散余，或攻强以震弱，或拒或交，或剿或抚，或围或守，或远或近，或两者兼行，或专力一法。条而审之，参而酌之，决而定之，而又能委曲推行，游移待变，则展战而前，可大胜也。

任

上御则掣，下抗则轻。故将以专制而成，分制而异，三之则委，四之五之，则扰而拂。毋有监，监必相左也；毋或观，观必妄闻；毋听说，说，非忌即间也。故大将在外，有不俟奏请，赠赏诛讨，相机以为进止。将制其将，不以上制将。善将将者择人专厥任而矣。

将

有儒将，有勇将，有敢将，有巧将，有艺将。儒将智，勇将战，敢将胆，巧将制，艺将能。兼无不神，备

无不利。

辑

辑睦者，治安之大较。睦于国，兵鲜作；睦于境，燧无烽。不得已而治军，则尤贵睦。君臣睦而后任专，将相睦而后功就，将士睦而后功赏相推，危难相援。是辑睦者治国行军不易之善道也。

材

王有股肱耳目，大将亦必有羽翼赞勳。故师之用材，等于朝廷。

有智士，若参谋，亦赞画，亦谋主，任帷幄而决军机，动必咨询。

有勇士，若骁将，亦健将，亦猛将，亦梟将，主决战而备冲突，率众当先。

有亲士，若私将，若手将，若幄将，若牙将，主左右宿卫，宣令握机。

有识士，晓阵宜，知变化，望景气，测云物，验风雨，悉地域，灼敌情，知微察隐，司一军进止。

有文士，穷今古，绎理原，秉仪节，哆谈求，构笈檄，露疏典，亮辞章。

有术士，精时日，相阴幽，探蓂卜，操回避，炼鸩饵，使权宜可否，利己损敌。

有数士，审国运，逆利阨，射袭伏，筹饷茭，纪物用，录勋酬，籍卒伍，丈径率，能筹算多寡，略无差脱。

有技士，胆勇敢，敌明辩，持匕首，挟剑锋俾得出入敌垒，相机设巧。

有艺士，度材器，规沟塹，葺损窳，创神异，颠小大，促远近，更上下，翻轻重，仿古标新，专简饬兵物以全攻守。

此九者之内，有兼才，如智能役勇，勇能行智，及智勇兼备者。

有通才，若智谋，若勇战，若文、艺、技、术，无有不达者，诚奇杰国土也。

外此则有别材，若戏，若舞，若笑，若骂，若歌，若鸣，若[鬼戍]，若掷，若跃，若飞，若图画，若烹饪，若染涂，若假物形，若急足善行，总不可悉名。然凡属技能足给务理纷者，皆必精选厚别，俾得善其所司，而后事无不宜之人，军无不理之事。至于献谋陈策，则罔择人，偶然之见，一得之长，虽以卒徒，必亟上擢。言有进而无拒，不善不加罚，则英雄悉致，此羽林列曜之象也。

能

天之生人，气聚中虚则智，气散四肢则朴。朴者多力，智者多弱，智勇兼备者，世不可数。故能过百人者，长百人；能过千人者，长千人；越千则成军矣。能应一面之机，能当一面之锋，乃足以长军。军有时而孤，遣将必求可独任。故善用才者，偏裨皆大将也。

锋

自天、地、风、云、龙、虎、鸟、蛇而外，更立九军。所以厚别分植，为阵之锋。

- 一曰亲军，乃里壮家丁，护卫大将者也；
- 一曰愤军，乃复仇赎法，愿驱前列者也；
- 一曰水军，能出没波涛，覆荡舟楫；
- 一曰火军，能飞镖滚雷，远致敌阵；
- 一曰弓弩军，能伏窝挽强，万羽齐发，制敌百步之外；
- 一曰冲军，力撼山岳，气叱旌旗，于以撓大敌，冒